

增補蘇批孟子

眉山蘇

洵老泉氏原本

古岡趙大浣錦江氏增補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蘇云永土今有

仁心翻說破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

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引詩起下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蘇云再提起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

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

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

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蘇云結上
蘇云二句開
蘇云
向入本意

上無道揆正不仁而
在高位此句通節大
綱下五句層層推出
乃播惡于眾之實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蘇云仁字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蘇云後一句反說閣下上無道

揆也蘇云六句整齊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

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

財不聚非國之害也轉接無道揆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

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盜盜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

之道者猶盜盜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轉接吾君

不能謂之賊泄泄

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二句為通章主腦首三節言非仁政
無以為治詩云三節言仁政所當遵惟仁者三節責君當行仁
政天之方蹶四節責臣當輔君行仁政四節四節故曰字收繳
章法極為整齊通篇純用借賓形主法首節及第五節俱以
制器審音陪出行仁政首段收處以徒法陪善二段收處以
為高為下陪為政三段收處以城郭兵甲田野貨財陪無禮無
學末段收處以責難陳善陪吾君不能仁政者先王之道也
不行先王之道遵先王之法不因先王之道非先王之道數語

此篇是橫擔體首二節欲人法堯舜之仁末二節欲人鑒幽厲之不仁中間引孔子之言為上下樞紐

是通篇眼目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起處用逆下申言處
用順

不重景公順無道之
天下只重在文王能
回有道之天如恥之
句為一章轉捩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
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
多福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
之本在身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
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
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
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
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

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引文王事作証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

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引孔子之言釋孔子曰仁

不可為眾也。詩又就文王推開說入時事。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于天下而不以

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實為不仁不可與言。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反牧。

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應上語意微言動。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

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

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

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

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正得天下

三其字便含自取意

引孺子之歌及孔子之言借點出自取字以起下自侮自毀自伐真有蜻蜓點水之妙

引書証自取意

首四句雖是陪起實是今之諸侯樣字已

為末二節伏案
此章以今天下節為
主前三節泛論民心
歸仁而以必王動之
末二節申言好仁當
速而以死亡惕之

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

有道德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

之走壙也故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鷃也為湯武毆民者

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王

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

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

及溺此之謂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

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

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

而天下平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

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

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

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

必為政於天下矣。

大意只說二老歸則天下歸耳。然兩父子二字以擬之。便覺奇警。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蘇云又轉下去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奇語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蘇云一句注蘇云數結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

蘇云一句一跌

蘇云正字變善字更
字變離字惡字變不
祥字

未節草結事親似絕
不同顧守身不知事
親獨舉曾子正以其
平日能守身也舉草

權也。溺字援字即借上文影說妙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四句串說側重守身不失其身而能

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

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

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

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然上徹上此所謂養口體者也。

結雙之法以格君心之非句為樞紐上二句引起此句下文又承此句而言其效

打轉曾子
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蘇云一句結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

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與上文兩不相呼應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以合月切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餽噉也。我不意子學古之

蘇云四句整後樂字
卻翻作一段其中互
句相乘

道而以鋪啜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
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

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蘇云正放一句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

蘇云提起一句帶下

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

蘇云又提

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

蘇云

又以一句結
定此之謂大孝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

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

蘇云二句並總蘇云二句半結

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子產聽

揆度事理

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

徒步行也

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

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蘇云句句開合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

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

蘇云轉

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

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

總上

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

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

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冠讎。冠讎何服之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孟子曰。中^正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反如中也。棄

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者。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以發其自得句為主
書句正自得工夫下
皆自得中妙用

通書俱就水說只末
一句點出正意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達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言此有物可取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

蘇云本

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為

字補

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

情君子恥之

君子存之句為下四章綱領

蘇云至此文章演開又以兼上四段

兩予字作意低徊兩也字穆然意遠當年直接尼山一段深情至今可想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正。竊取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

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

蘇云一句意盡

蘇云又一往反作波

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

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

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

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

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

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

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

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

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蘇云文勢至此欲絕而文情正爾踴躍下文引取友之端以証惡得無罪之語不須聯絡呼吸自應與龍斷章同此只引學射更的當蓋長于喻者不迫而切取友必端句最重孺子取友端而能免禍則羿之所以殺身者由于取逢蒙之不端也不用找上而上意自明